



# 走进八坊十三巷

□ 王胜胜

我因为寻觅一棵古树,走进了八坊深处。那是秋末的一个傍晚,细细的雨丝夹带着碎小的雪花落下来,不足以凝固在肩头,却把一股股冷气灌进衣领。寒冷使我急于找到那棵树,尽快照张相。可是八坊街巷密如蛛网,那十三条并不规整的古巷横竖曲折,其上又延伸出一条条四通八达的幽深小巷。在短时间里准确无误地找到那棵古树,并不容易。

八坊人家前院连着后院,前门连着后门,院院相通,布局多而奇、短而窄、曲而幽。在八坊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,除了十三条主巷,还有三十六条长短弯曲、首尾相连、内外相通的小巷。有的短巷仅一二十米,住两三家,有的窄巷只能容一人而行。有的巷口虽宽,却越走越窄,临近巷底,拐弯便豁然开朗。这些曲折迂回巷子宛若迷宫,行走其间好像走进了一个幽深的峡谷,或者穿行在茂密的树林里,很容易走失。

黄昏里的八坊,宛如一弯金色的

月亮,柔美而皎洁。在这座高原山城里,八坊是一个城中村,但和大夏河畔宁静的村寨不同,暮云霏霏的八坊不是一幅炊烟袅袅、狗吠鸡鸣的田园画卷,而是弥散在时光背后自成一派的民俗民风。这里聚集了民间精巧的铁匠、雕匠、画匠、皮匠,技艺超群的面匠、糖匠、厨师以及各种小吃的师傅。白天忙碌了一天的匠人和商贩们此时此刻回来了,而要赶夜市的小吃摊贩们,正在做吆喝叫卖的准备,小巷子里到处是忙忙碌碌的人群。

走进八坊人家,不经意间,精美的砖雕就会映入眼帘。就仿佛走进了一个雕花的世界,仿佛进入了那么远的过去,令人浮想联翩。

八坊的巷道,弯弯曲曲,一直朝前延伸,两边是极其相似的二层或者三层木楼。木楼一栋比一栋高大,屋顶多是清一色的两溜水灰瓦,瓦沟呈一条弧形,舒展得像丝绸一般。瓦沟里淤积的泥土上,一簇簇小草顽强地生长着,偶尔在小草中间,独独地伸

出一枝茎叶,顶着一朵小花,灿烂地在风中摇曳。木楼的地基都用石条砌成,高出地面好大一截。木楼的第一层,都做了铺面,摆放着丰富的货物。二楼或者三楼,做了招待客商的房间。除了两侧的山墙,全都是松木板子,花格子门窗雕刻着精美的图案。梁栋自然都是雕刻过的,绘了鲜艳的色彩。地板打磨得光滑锃亮,像上了一层蜡。

历史上八坊人家做买卖是出了名的,几乎家家都有铺面,都有买卖人。一年四季,八坊里人喊马嘶之声整日不闲。遥远之地的吃了青草长得膘壮的牛羊,毛色鲜亮的皮张,整捆成车的药材,都被拉到这里。有了这生意,巷道两旁的铺子,一个比一个活泛,卖凉粉酿皮的,卖甜麦子的,卖醪糟的,卖牛肉面的,卖河州包子的……生意一家赛似一家的好,车马店住满了人,桶子肉、手抓馆里坐满了人。买卖人家的空房子里压满了从关外运来的粮食、茶叶、丝绸、布匹。

买了远地方的牛羊、药材、皮毛,卖了夏下的货物,一进一出,人人脸上堆着笑,乐开了花。

多少年来,这十三条街巷安静地停留在繁华的闹市中,一条小河从里面穿过。行走在八坊街巷,一幢幢老屋,错落有致地镶嵌在宁静优美的大地上。上百年历史的砖瓦楼阁,锦砖雕花,风雅依然,散发着被时光浸润过的温暖与暗香,萦绕在窄窄的街巷中。

当高楼大厦林立起来以后,人们突然发现了八坊的静美。在亭台楼阁间,在高大的壁面上,工匠们用一块块青砖,雕出了一卷卷水墨风光,刻出了一幅幅动人画卷,凿就了一个雕花的世界,使十三条街巷充满了别样的韵味,成了这座小城的一抹风景。

细雨停了,我辞别在巷子里遇到的一位老人,准备去拍摄。谁料老人很热情,主动为我带路。那棵百年的古柳就在不远的坝口巷,古柳的主干中间有点空,虽显老态,却生机盎然。

# “甘报情缘”

——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征文启事

1949年9月1日,《甘肃日报》在兰州人民欢庆城市解放胜利的時刻诞生,到今年9月1日将走过75周年的历程。回眸岁月沧桑,有我们矢志不渝的坚守;踏上时代征程,是我们接续不断的开拓。

走过75个春秋的《甘肃日报》,离不开省委、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,离不开社会各界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厚爱。为纪念创刊75周年,《甘肃日报》举办“甘报情缘”征文活动,无论你是甘肃日报社的职工,还是深受《甘肃日报》影响的热心读者,你讲述的故事,将是赠予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的珍

贵礼物。

一、征文要求:

围绕纪念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主题,结合自身经历与工作实际进行写作。强调原创,内容务必真实,有故事、有细节、有感情。来稿体裁以散文、随笔、诗歌为佳,文稿字数3000字以内,诗歌30行以内。

二、截稿日期:

2024年9月底。

三、投稿途径:

来稿请发送至邮箱 gbzhlin@126.com,并在“邮件主题”处注明“甘报情缘”征文。

# 给《甘肃日报》投稿的日子

□ 潘进东

我与《甘肃日报》“结识”是在1992年5月。当时,背着铺盖卷回家务农的我,决心用自学方式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有了目标后,我一边务农,一边用空闲时间自学。有一天,我到村支书家串门,无意中看到了《甘肃日报》,清新的版式、多样的栏目、朴实的文字、丰富的内容……一下子吸引了我,让我爱不释手。之后,我便经常到村支书家里借阅《甘肃日报》,并将一些文章抄写在笔记本上,每天闲时便拿出来阅读,为我的生活增添了无限快乐。

1992年8月,当地信用社招收工作人员,我通过考试被录用。上班后,我第一件事就是到邮局订阅了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“甘报”。我认真学习“甘报”上刊登的新闻、文学等相关文章,不断地充实自己,并且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新闻采访报道。

第一次投寄“甘报”的是一篇名为《兑换零钱》的小稿件,没想到被“读者来信”版刊出了,虽然只发了“火柴盒”大小的版面,但也让我高兴了好一阵子。这之后,我便常常给“甘报”投稿,有刊登的,也有没刊登的,但一路走来,从未间断。

记得那年,我得知当地有一位群众受到不公待遇后,经过深入采访,写了一篇稿子寄给“甘报”,引起了编辑部重视。当时,我的稿件内容不够充分,为此报社专门派记者补充采访,我陪同记者完成了采访任务,后来稿件刊出,文中主人公的命运也因之发生了改变。

之后,我经常采写新闻稿寄给“甘报”。让我至今印象深刻的,是一篇建议性质的文章。那一次,我写了一封关于对“甘报”报道的改进建议,结果在“读报与评报”栏目中全文刊出,一个基层通讯员的建议

能引起省报的关注和重视,这是我

没有想到。

记得初学写作时,我抓不住新闻的写作要点,每当遇到“拦路虎”时,便向“甘报”老师请教,他们及时耐心指导我,有时在电话中进行讲解,有时通过写信答复我的疑惑……

让人难以忘怀的,还有“甘报人”对普通读者、作者,比如我这样的基层通讯员的尊重和关爱之情。一次,我得知“甘报”张正秀老师出了新闻作品集,便打电话邮购,但接电话的是另一位老师,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,过了一周我便收到了这位老师寄来的书。还有一次,“甘报”王锡林老师出了一本《春天的报告》作品集,我打电话联系到他,也很快收到了赠书。

我早已和“甘报”形影不离了,它不仅是学习的工具,也是我工作上的帮手,“甘报”上刊登的新闻报道、文学作品等,更是我学习的资料。从“甘报”上,我学习新闻采访的技巧方法,并且将好文章剪贴,用以学习和参考。我有10多本这样的剪贴本,它们一直被我在书柜里,一有空,就会拿来翻阅。

在互联网极速发展的今天,我又多了一种阅读“甘报”的方式——用手机打开《甘肃日报》电子版,认真阅读,并把好文章下载下来,装订成册。

今年是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,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,祝福“甘报”的未来更美好、更辉煌。

## 甘报情缘

《甘肃日报》创刊75周年征文

## 诗诵天水

□ 张克复

### 南郭寺

秦州南郭寺,灵异树奇生。  
古柏中分卧,新株下力擎。  
青槐蟠角宿,茅灌竖梁楹。  
老杜吟诗在,天然妙趣成。

### 秦安印象

龙风舞秦安,文光何灿烂!  
高远古成纪,辉煌大地湾。  
羲帝开爻卦,娲皇补昊天。  
沧桑惊变化,陇水永潺潺!

### 过甘谷

华夏县之端,光华耀大千!  
羲皇留圣迹,秦祖纵长鞭。  
石伯游齐鲁,姜侯酬蜀川。  
朱山霞晚照,渭水万家烟。

## 河那坡村

□ 赵国宝

河那坡村  
机器运转与蔬菜拔节的声音  
前呼后应

清凌凌的灌溉渠边  
生长着芹菜和甘蓝  
戴草帽的农人  
双手握着韭菜花

喝一碗陇之味菜水  
头顶猛烈的阳光  
似乎柔和了些

浆水里飘过云影  
飘来一座山峦  
那山峦,颇像一片  
倒扣的荷叶

## 雨的歌

□ 王芬霞

春天的第一场雨  
带着千丝万缕的思念  
扑向大地的怀抱  
雨滴 积攒了跨年的心语  
丈量了秋天到春天的距离  
滋润了干渴的庄稼 草木  
涂翠了青山 绿树

春雨  
滴滴答答  
唱着一支动听的歌  
慰藉生命  
润物无声



# 百花

第3242期

## 千里沃野展新颜

〔油画〕

田浩作

# 东乐大口子散记

□ 张乐

东西绵延近二百公里的龙首山,横亘在河西走廊北部。它不仅阻挡了巴丹吉林沙漠对河西绿洲的侵袭,山中许多峡谷山口更成为连通大漠和走廊的天然通道。站在我的家乡山丹县东乐镇向北眺望,巍巍龙首山脚下,就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山口映入眼帘,这就是东乐大口子。

自312国道东乐岔道口北行约十公里,即可抵达大口子。碎石小路两侧的山坡上,植被保护良好,满坡开着紫色白色的小花,精致淡雅,在微风中轻轻摇曳。谷口宽三四百米,愈往里走,两侧的山势就愈加巍峨,刀削斧劈般的山壁,巉岩嶙峋,高峰林立。宽阔幽深的谷底,遍布着山洪暴发时冲落而至的巨石。沿峡谷往里走二三百公里,远远就见一块纺锤形巨石,兀自挺立山谷中间。走近巨石,但见高四五米、围近三四米的巨石之上,密布着各类鸟兽的蹄痕,密密麻麻,清晰可见。据说巨石自谷底长出,夏季无论多大的山洪,也无法将其冲毁。至于上面的动物蹄痕,则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

向山谷里面继续前行,坡度逐渐上升,宽度逐渐收缩,路越来越难走。拐过一个弯之后,河谷右岸的一块

平地上,杵着几间平房,石块垒起的羊圈门口,一只大黑狗,汪汪地吠叫着。一个头顶蓝头巾的女子,闻犬吠于门口张望。房屋背后,如茵的草地铺满整个山坡。

继续往里走。五六公里后,河床已经窄到仅容一车穿过。终于拐出河床,迎面是一条弯曲漫长的砂石陡坡,陡坡右侧,数十米深的悬崖,令人目眩。

终于,汽车停在半山腰的一个缓坡上,游人悬着的心,才安放下来。下了车,面前的风景,令人不禁惊叹起来。

青草覆盖的山冈,一座座箭簇般的山壁,巍然耸立,柔软草地上,各色小花迎风径自怒放。纤尘不染的蓝天上,几朵棉絮般洁白的云朵,一动不动地悬在半空。远处的山谷里,缕缕的云岚裹裹着山峰,在悄无声息地萦绕流淌。风,轻轻地吹;云,悄悄地走。

攀上山顶回望脚下,云海在山谷间忽聚忽散,更远处是影影绰绰的小县城。山顶之上,则是平坦、辽阔的牧场,一群群白色的羊群散落在草地上,不远处是几座帐房,炊烟袅袅,草地上,停放着牧民的一辆红色摩托车。

向北望去,在视线所及的更远处,

苍苍茫茫荒凉褐色的巴丹吉林大沙漠,铺天盖地,直达天际。

山脊上,一条宽约两米的堑壕遗迹,断断续续,清晰可见,一路沿山脊蜿蜒匍匐,伸向无尽的远方。远处的山冈上,矗立着半截烽燧,千百年来,它默默坚守在大山之上,从未退缩过半步。

东乐大口子,平时称之为三门关,元时称耀碑谷,明代称其为铁门关。它雄踞甘凉咽喉,扼守南北交通要塞,自古为兵家要地,见证了许多载入史册的战役。

如今,刀光剑影早已远去,这里成了优良牧场。出了山口,对面祁连雪峰仿佛触手可及。也许只有站在这里,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何为走廊——祁连山和龙首山坦荡如砥的冲积扇相对下倾,中间是蜿蜒西去的古弱水河道,河道两岸,是纵贯河西并驾齐驱的连霍高速与兰新铁路,是西电东送和西气东输的电网和管道,是星罗棋布郁郁葱葱欣欣向荣的城镇村落……

每次驱车往返于312国道途经东乐镇时,我都忍不住把目光投向龙首山下的大口子。它一如既往地不动声色,默默注视着脚下丝绸古道的风流云散和日新月异。

四月的徽县,一片片、一块块、一垄垄油菜花,竞相开放,编织了一幅幅巨大的春日画卷。闲暇时,我驱车奔走于河谷平川、高山峭壁之间,嗅一嗅油菜花的清香,感受那金色的波浪随风翻卷的磅礴气势。

去看油菜花的地点,是徽县的大河店镇,“诗圣”杜甫经陇入蜀时,曾途经此地,留下了《白沙渡》等名篇佳作,加之境内有纵横交错的陇蜀古道遗址,还有宋明清等时代的石刻,如此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,不亲身踏勘一番,岂不是憾事。

我们先来到了位于高山之巅的木皮岭村,放眼望去,只见成片成片的油菜花,花团锦簇,美不胜收,耀眼的金黄扑面而来,让人有点眼花缭乱,应接不暇。湛蓝的天空下,微风吹来,一股淡淡的花香扑鼻而来,沁人心脾。油菜花的香气,是一种清香中带着甜甜的味道。

油菜花田中,只见蝴蝶在花瓣上翩翩起舞,忙碌的小蜜蜂飞来飞去,不由让人想起了“采得百花成蜜后,为谁辛苦为谁甜”的诗句。这里的油菜是一种冬油菜,第一年秋季播种,次年夏季收获,秋季的雨淋、冬季的严寒、春季的早霜、夏季的炙烤,动摇不了它的茁壮成长。

从木皮岭下来,我们来到大河店镇的腰庄村,这里的油菜花种植规模更大,极目远眺,层层叠叠的坡田之上,金灿灿的油菜花绽放成枝头,从山顶铺散到山谷下,高低起伏的金黄,勾勒出青山挺拔的曲线。微风拂过,花朵款款摇曳生姿,簌簌作响,蜂拥蝶至,在花丛中穿梭嬉戏,点缀在这幅春日画卷中,平

## 油菜花开满地金

□ 许吉荣

添了几分生机盎然的韵味。置身于油菜花海,诵读着古诗,心格外爽快,用“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。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”的诗句来形容,该是最为恰当的了。来这里观赏油菜花海,可以选择徒步,慢悠悠,不急不缓。进村后,你会发现还有洞天,千姿百态的奇峰,饱经沧桑的古树,见证历史的古屋……构筑出一幅立体的田园风光画卷。

我们去的这天,正逢当地举行文旅推介活动,舞台上载歌载舞,花田游人如织,品尝着用高山菜籽油炸的油饼,喝着用高山菜籽油熬出来的罐罐炒茶,看着书画家挥毫泼墨的一幅幅作品,“人在景中走,又似画中游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